

豫章黃先生文集

七

開化圖書館

Waltham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Waku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二十四

黃庭堅魯直

碑銘碣十五首

吏部侍郎魏公神道碑

全州盤石廟碑

南園遁翁廖君墓誌銘

瀘南詩老史君墓誌銘

黃龍心禪師塔銘

福昌信禪師塔銘

圓明大師塔銘

法安大師塔銘

智悟大師塔銘

非熊墓銘

叔父和叔墓碣

蒲仲輿墓碣

宋粹父墓碣

徐長孺墓碣

章明揚墓碣

吏部侍郎魏公神道碑 代李尚書作

魏公諱瓘字用之三司使尚書禮部侍郎贈大
尉諱羽之次子贈兵部尚書諱遂之孫贈禮部
尚書諱昌之曾孫 章聖皇帝以太尉任計臣十
有八年有勞擢試公以吏事公幼少以風力聞
更中外任使其治威嚴請老去位家居教子弟
以所聞壽七十有一以禮始終子縝等十有一
人奉公之喪葬於壽春以公初室下蔡縣君繼
室新安縣君兩刀氏祔焉翰林侍讀學士張瓌

唐公既銘其墓吳興陳舜俞令舉又狀公躬行
吏考告於太史氏其後若干年公子綸以材擢
守吉州思似其先人請作歌詩刻于墓隧謹按
公之世出授氏於畢萬由漢兗州刺史衡以來
三十九傳至公名士望人不絕史公能不替引
之宜有金石勤無憾某兩娶司農卿諱琰之女
司農於公母弟也惟公立朝蒙天子識拔更守
十二州五將使節事實皆可紀士大夫多傳之
故以姻亞道公之美而無嫌其詩曰

維鉅鹿侯繇萬有魏昭獻栢簡功利長世文武開國
師用賢智有興鄭公正觀同功暮作司徒繩其祖風
胡服變夏衣冠南犇太尉初筮起歎婺源陪臣
仕主有庸有勲公守校書未冠試吏開封倉曹
初無避畏象魏燒燈猝嗟視成內侍少公僚事
擅征公以書聞論罪請懲詔取付吏府中大譙
公守循州不夷拊之除用人士俾調養之士不
菽麥令無賦之恤刑邕桂遂領轉輸男女質沒
延蠶戶口租計免請糴夷夏以蘇淮蔡江湖大河

南北無有遠邇愛民卹國少常金魚持節番禺
吏宴姑息民媮蒲魚塹海新城竇墉作瀦工十
一萬公私告臞人言無戎公迄奏功遷諫大夫
猶以誚公蠶掠五管盡銳廣府汲者負戶五旬
不去廣人堅壁用竒走賊謗者歛衽天子歎息
侍郎工曹學士集賢還公廣州予兵五千公調
兵食佐王貔虎望公旌旗兒得父母逃逋四歸
稟給惇嫠部吏封冢道無僵尸公作京尹政達
巨室子弟卧家吏史不覲察獄色詞取諸懷中

及其機祕隙不容風有嬰其芒齒牙為猾飛語
上聞放越待察訖無秋毫奉公如家天子休之
寵賜勞嗟議塞商胡道河六塔是非分廷詔公
閱實歸報不可卒用初謀捐二百萬商胡北流
致師蠶荆公議撫納王師禦戎不交曲直奮其
武功禽獸獮之終以公策迺子順來廣府任土
荔子蔗霜餘歸執政脩用歲常有凶史沆告公
包賄詔使按劾以凶即罪荆州澶滑進官吏部
為開南陽持節安撫歸節請老杖藜角巾婆娑

壽陽教子弄孫八公巖巖淮水繞宅風聲鶴唳
燕御賓客既壽而臧可思不忘脫身風波委蛇
於堂公之宴私左右書詩溫恭好賢白首不衰
庖丁之刀遇事恢恢餘地不試則有偶竒嗚呼
鉅鹿誰之不如同功一體多執事樞公窺其處
曾不容車印章纍纍天奪鬼瞰啓子手足公則
無憾楚望霍丘其陰維淮作公寢宮無有壞墮
墓門有詩來者詔之在子後之人其有能子亦
有能孫聿脩其似之

全州盤石廟碑

盤石廟者在州之西乃故全州使君王侯廟也
王侯故魏城人而家開封諱世行字祖道文武
自將得知已晚用不盡其才而威惠著於清湘
者也治平初天子勵精聽斷立考課法進退州
郡文武吏於是全久不治湖南安撫使吳中復
轉運使杜植判官宋迪提點刑獄楊寧奏言路
分都監文思副使王某嘗任全州都巡檢儂智
高反邕管時其歸師將犯桂州而北掠以獠衆

壓全境吏民皆欲空壁出走某調民城守提兵
阨灌陽亦會官軍破賊民至今以為老幼不失
業王某之功願擢守全州天子從之侯入境全
民驩呼迎道侯之為州樂易明白順民之欲除
其所惡無動人耳目事而州以大治流逋四歸
樂生興事邑居野處皆不畏吏問其父老王侯
之善政云何對曰前時公廚以十數卒為白望
漁奪於市又以十數卒為河巡脅取行商權賣
三渡貧民或終日不得往來開內外官邸禁民

無得私舍盡奪鋪戶鹽以私牙吏歲調民之封
貴連賀取魚苗畜之官池又採斑竹箭箝以應
使客之求吾侯以律令從事積年之弊一日蠲
除我知此而已問其士大夫對曰吾侯為邦勤
民不倦而其僚走職潔已無瑕而其吏畏賅治
夫子廟興民學表孝子廬興民行治軍有犯無
隱聽訟立決無留侯之子獻可登進士第民持
酒相慶曰吾父宜有子也及侯卒於位民罷市
相弔曰天奪吾父乎初民欲為生祠而侯不聽

歿而民作廟于西盤石寺隅臨官道歲十八祠
之由是而觀王侯誠良吏其享民蒸嘗也宜全
之士民欲刻石頌侯功德且願薦之聲歌使子
孫報事不忘久不得其所託後二十餘年獻哥
以材擢西作坊使知瀘州乃遣吏走黔中道全
民之意噫循吏之無稱久矣故樂道王侯之政
使來者有所矜式又為詩遺全民以王侯記并
刻之王侯終文思副使太原郡開國侯今以子
贈左中散大夫王侯為吏所至多可稱述弗著

著其所以有廟於清湘者其詞曰

清湘齋法兮上盤石作侯寢廟兮宮室丹碧事
侯如生子兮不以金帛丘在含山兮侯安此宅全
山之下兮松柏蒼蒼至于雲來兮日遠日忘我
民奉侯兮歲歲丞嘗羔豚孔時兮魚有鯉魴黃
甘綠橘兮薦清酒鼓坎坎兮吹參差侯愛我民
兮乃下享之風爲舟兮雲爲馬嬉于川兮獵于
野千秋萬歲兮無棄此邦爲來者師兮我民受報

南園遁翁庾君墓誌銘

庭堅以罪放黔中三年又避親嫌遷置于戎州
未至而訪其士大夫之賢者有告者曰王默復
之廖及成叟其人也問復之之賢曰復之學問
文章爲後進師表褒善貶惡人畏愛之激濁揚
清常傾一坐鄉人之爲不善者必悔曰豈可使
復之聞之問成叟之賢曰事父母孝敬有古人
所難遽於經術善以所長開導人子弟以爲師
保能以財發其義四方之遊士以爲依歸竊自
喜曰雖投棄裔土而得兩賢與之游可無恨至

我州而訪之則二士皆捐館舍矣未嘗不太息
也會成叟之子鐸以進士王全狀其先人言行
來乞銘遂叙而銘之叙曰維庾氏得姓于周至
唐乃有顯者唐未有仕於犍為不能歸留為蜀
人至遯翁五世矣大父君諱翰辭不受父祖田
宅以業其兄而自治生因為我州著姓生二子
曰璆曰琮璆有文行而不得仕琮以奉議郎致
仕恩遷承議郎累贈翰至宣德郎璆有子曰及
是謂遯翁遯翁天資魁梧性重遲不兒戲長而

刻意問學治春秋三傳於聖人之意有所發明
不以世不尚而奪其業元祐初乃舉進士至禮
部有司罷之而不愠也居父喪卒哭而哀不衰
猶有思慕之色奉其母夫人溫清定省能用曲
禮使其親安焉士有負公租將就杖者遜翁持
金至庭曰願以此輸逋錢免廢一士有司義而
從之士俗病者必殺牛祭非其鬼遜翁嘗病親
黨皆請從俗禱焉遜翁曰不愧於天吾病將已
天且劓之於禱何益里中嘗薦士應經明行修

詔者上下皆以爲可遜翁獨不可旣而不果薦
識者以爲然年四十遂築南園曰吾期終於此
遜於人而全於天不亦可乎則自號南園遜翁
幽居獨樂非其所好姻家鄰室不覲也如是數
年年四十有五而卒復之哭之曰天奪我成叟
吾衰矣娶河內于氏生三男二女男則鐸次構
次桐長女適進士李武次在室鐸以元符元年
十有一月壬申葬遜翁於楚道縣之錦屏山於
是母夫人年七十三除喪而哭之哀曰諸子孫

事我豈不夙夜亡者之能養不可得已嗚呼可
謂孝子矣銘曰

嗚呼遯翁遯於人乃其不逢全於天乃其不窮
初若泛也考於仁而同中若隘也考於義而通
卒而不病於孝藹然有古人之風

瀘南詩老史君墓誌銘

維史氏遠有世序自唐尚書吏部侍郎嚴從僖
宗入蜀生德言為山南東道觀察支使因不能
歸占籍於眉山生光庭孟氏時試大理評事知

應靈縣應靈生著明嘉州軍事推官嘉州生溥
見蜀之亂遂不出仕號江陽隱君江陽生回能
詩自號知非子知非生宗簡名能知人善料事
自號天和子天和子實生詩老詩老諱扶字翊
正少則篤學能詩紹知非之業以貧干試於眉
州又干試於開封府皆見絀乃游廬州杜門讀
書士大夫之子弟多委束修干門遂老於廬州
妻子或謁不足君熙然曰會當有足時自守挺
然不妄取與有挾勢利而求交者雖鄰不覲也

其見刺史縣令鞠躬如也未嘗有私謁既晚莫
不及仕進閑居無一日廢書尤刻意於詩登臨
樽酒率嘗吐佳句壓其坐人故士君子推之曰
詩老云夫人楊氏生二子銳鎮一女嫁進士王
庸繼室杜氏生四子鑄銅鎬銓君卒以紹聖三
年四月某甲子享年若干葬以元符二年正月
癸亥其兆在瀘川之上白芴之原自天和而上
皆葬眉山而葬瀘川自君始鎮有文行瀘川學
者宗之竭力大事而來請銘遂銘之銘曰

人皆汲汲仰掇俯拾商財計級脅肩求入君獨
徐徐書耕筆鋤我躬則臞我心則腴緼袍後禿
藜藿不肉哦詩滿屋金革匏竹瀘川洋洋樵枯
其岡勒銘詔藏尚其嗣之昌

黃龍心禪師塔銘

師諱祖心黃龍惠南禪師之嫡子見性諦當入
道穩實深入南公之室許以法器為之道地雲
峯文悅發之脫略窠臼游戲三昧翠巖可真與
之住持黃龍山十有二年退居菴頭二十餘年

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夜而沒葬骨石於
南公塔之東住世七十有六年坐五十有五夏
賜紫衣親賢徐王之請也號寶覺大師駙馬都
尉王誥之請也初南雄州始興縣鄔氏鄔子為儒
生有聲年十九而目盲父母許以出家忽復見
物乃往依龍山寺僧惠全全名之曰祖心云明
年與試經業師獨獻所業詩比試官竒之遂以
合格聞雖在僧次常勤俗學衆中推其多能久
之繼住受業寺不奉戒律且逢橫逆乃棄去來

入叢林初謁雲峯雲峯孤硬難入見師慰誨接
納師乃決志歸依朝夕三載終不契機告悅將
去悅曰必往依黃蘗南禪師師居黃蘗四年雖
深信此事而不大發明又辭而上雲峯會悅謝
世於是就止石霜無所參決因閱傳燈至僧問
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多福曰一莖兩莖斜僧云
不會多福曰三莖四莖曲此時頓覺親見二師
歸禮黃蘗方展坐具南公曰汝入吾室矣師亦
踊躍自喜即應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

人看話下語百計搜尋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
究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了吾則埋沒汝也師
從容游泳陸沈於衆時往諮波雲門語句南公
曰知是般事便休安用許多工夫師曰不然但
有纖介疑在不到無學如何得七縱八橫天迴
地轉南公肯之已而往謁翠巖翠巖貶剝諸方
諸方號為真點曾見師即云禪客從黃蘗師兄
處來未見有地頭者箇嶺南子却有地頭汝能
久住吾亦不孤負汝師依止二年翠巖沒後乃

歸黃蘗南公分座令接後來及南公遷住黃龍
師往就泐潭曉月講學蓋月能以一切文字入
禪悅之味同列或指笑師下喬木入幽谷者師
聞之曰彼以有得之得護前遮後我以無學之
學朝宗百川中以小疾求醫章江院轉運判官
夏倚公立雅意禪宗見楊傑次公而問黃龍之
道恨未即見次公曰有心首座在章江公能自
屈不待見南也公立聞之亟至章江見師在僧堂
後持經問曰非心公耶對曰是揖坐而歎曰達

磨一宗將掃地矣因劇談道妙至會萬物爲自
已及情與無情共一體有犬臥香案下師以壓
尺擊香案曰犬有情即去香案無情自住情與
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公立不能答師曰才入思
惟便成剩法何曾會物爲已公立於是參叩鄭
重南公入滅僧俗請師繼坐道場化俗談真重
規疊矩四方歸仰初不滅南公時然師雅尚真
率不樂從事於務五求解去乃得謝事閑居而
學者益親謝景温師直守潭州虛大瀉以致師

三辭不往又屬江西轉運判官彭汝礪器資起
師器資請所以不應長沙之意師曰願見謝公
不願領大瀉也馬祖百丈以前無住持事道義
相求於空閑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
且尊禮謂之人天師今則不然掛名官府如有
戶籍之民直遣五百追呼之耳此豈可復爲也
器資以此言反命師直由是致書願得一見不
敢以住持相屈師遂至長沙蓋於四方公卿意
合則千里應之不合則數舍亦不往其於接納

潔己以進無不攝受容有匪人不保其往至於
本色道人參承諮決鑪鞴鉗椎厥功妙密故其
所得法子冠映四海雖博通內外而指人甚要
雖直以見性為宗而隨方啓迪故撫內外書之
要指徵詰開示使人因所服習克己自觀悟則
同歸歸則無教諸方訾師不當以外書糅佛說
師曰若不見性則祖佛密語盡成外書若見性
則魔說狐禪皆為密語南公道貌德威極難親
附雖老於叢林者見之汗下師之造前意甚閑

暇終日笑語師資相忘四十年間士大夫聞其
風而開發者甚衆惟其善巧無方普慈不簡人
未見之或生慢疑謗承顏接辭無不伏膺庭堅
夙承記一作嘗堪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窅堵實
深安仰之歎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其詳則見於
師之嫡子惟清禪師所撰行狀銘曰

鹿野孤園衆千二百空寂而住時至乞食法王
啓運三界爲家皆是吾子實無等差宴坐經行
無資生物病而須乳侍者行乞泐潭百丈住成

法席國不入禪禪不入國末法住持以食為宗
王官作牧驅羊西東師嘗一出歲行十二鍾魚
轟轟如垢不醜朕枯以往娑娑林立龍蛇混居
雷藏電收抱道在旁不誰不汝及其震驚萬物
時兩師之於道日行大空與言日之明勞而少功

福昌信禪師塔銘

禪師名知信出於福州閩縣蕭氏蕭氏以捕魚
為生師幼則根慧觸事踈通無憂恚疑懼撫會
而言或非里中語隨父兄在江濱輒從網中棄

所得魚父之父兄爲易業年十三乞身於親去
家爲釋子奉持頭陀甚苦山行夜逢虎師祝之
曰使我得披如來衣作世間眼者當不害我虎
因背去年二十有六乃誦經應格得僧服平居
與衆勞侶共一手作衆作少休師則問道常有
大禪老記師當爲法幢蓋所游非一師最後入
夾山遵之室遵雲門偃之曾孫舍光匿跡如愚
似鄙惟叢林中行甚深智者可知耳師之入室
不陟階漸如石投水如箭鋒相直如印印泥其

深禪妙句自有錄余嘗書其後云維福昌信老
峭立萬仞壁於夾山影中印全提般若者也師
之接人不為驚濤險崖閉鎖閉距然非相應者
終不得其門而入今其書具在可考而知也在
夾山任直歲典座餘十年藝杉松滿山水陸不
耕者皆為田住福昌寺二十一年其初草衣木
食寢飯破屋數間於今廣廈不知寒暑齋供數
百人師隨事莊嚴不懈如一日或勸師安用苦
色身以徇事緣宴居養道可矣師曰一切聖賢

出生入死成就無邊衆生行願不滿不名滿足
菩提師之密行不愧斯言云元祐三年閏十二
月己酉不升堂庚戌湯浴更衣辛亥臥疾問曰
蚤晚曰正午矣起坐而逝閱世五十九夏坐三
十三以其月庚申道俗門人數百葬師於福昌
善禪師塔之左江陵居士劉瓘以狀來請曰禪
師道眼清淨戒地堅密願得石文以告來者則
爲銘曰

巍巍堂堂首出萬物泯泯默默與衆作息誰其

信之我有密迹具此眼者百世同轍稱性之印
印空成文林泉市廛有子有孫大行所薰膏亦
不朽出見世間千萬年後

圓明大師塔銘

大師號無演出於天彭張氏幼童英烈不甘處
俗年十五弃家事承天院寶梵大師昭符符記
之曰此子它日法中龍象也年二十以誦經落
髮受首楞嚴經於繼舒舒沒卒業於惟鳳文昭
受圓覺經摩論於省身受華嚴法界觀起信論

於曉顏受唯識百法論於延慶凡此諸師皆聲
名籍籍師必妙得其家風然後已又從諸儒講
學於書無所不觀於文無所不能至於曲藝學
則無所不妙解清獻趙公始請師登法席師於
楞嚴了義指掌極談席下道俗如飲醇酒無不
心醉如肉貫串處處同其義味蓋於此一經心
融形釋出入內外篇籍風行電擊無不如意又
嘗問道於禪師惟迪惟勝師默然心許曰此自
在吾術內矣又作大悲觀世音化相字以崇閣

極天下之均工珍材二十餘年乃成人以為莊
嚴之冠不知師之游戲也中年喜葛洪內篇延
異人譎士將以丹石伏物皆為黃金或取其金
而畔去師不悔不怒它日遇之禮之如初此可
以觀其德性也寶梵既沒二親又耄期去世乃
謀南游曰吾聞南方大士有若祖心有若克文
有若善本皆命世亞聖大人也不可不行觀道
焉元符三年五月道出戎州始識之卓乎偉哉
其非凡器也是歲四月甲辰渝州覺林禪院不

疾而去化僧臘三十有七其法子曰園曰雨曰
觀曰燈曰印曰本曰顛以其年十月丙午奉師
遺骨藏於寶梵師塔之西而來乞銘銘曰
蛻蟬于東歸骨于西皆我法界不憾不疑諸子
矯矯不尚有造其能似之

法安大師塔銘

禪師號法安出於臨川許氏幼謝父母師事承
天長老慕閑年二十誦經通授僧服則無守家
傳鉢之心求師問道不見山川寒暑初依止雪

竇重顯顯沒則依天衣義懷雖蒙天衣印可猶
栖法席數年同參皆推上之法雲禪師法秀尤
與之友善以經論入微爲同業參玄入不二爲
同門故也辭天衣又探蹟鉤深靡不經歷年三
十有七歸在臨川初受請住黃山之如意院破
屋壞垣無以風雨師住十年大厦崇成僧至如
歸乃謝去下江漢杭二淞上天台四明沂淮汶
而還所至接物利生未嘗失言亦未嘗失人白
首懷道蕭然無侶倚杖於南昌又受請住武寧

之延恩寺延恩父子傳器貧不能守之初以爲
十方始至草屋數楹敗牀不簣師處之超然縣
尹裴士章欲糾合豪右爲師一新之師曰檀法
本以度人今不發心而強之是名作業不名佛
事裴以師苦口因上不爲師亦住十年凡安衆
之地冬燠而夏涼鍾魚而粥鍾魚而飯來者息
焉以元豐甲子歲七月命弟子取方丈文書勿
復料簡商略爲聚如共住僧數人與其一則示
微疾其八月辛未終于寢室閱世六十有一年

坐四十有一夏弟子普觀營塔於後山距寺百
步師平生常教勸人萬事隨緣是安樂法師之
居延恩人視之不堪其憂於是法雲秀常有衆
千數百說法如雲雨所居世界莊嚴其威光可
以爲兄弟接羽翼而天飛也以書招師云云師
發書一笑而已子舊聞禪師爲有道而陸沈者
每歎息其無傳晚得友道人惟清清之言曰我
初發心實在延恩安公告戒策勵如父母師友
中心以謂凡住山者法如是爾及游諸方罕遇

如安公者以是提耳之誨不忘於心若安公名
稱利養實不能與天下衲師爭衡然此自不滿
安公之一笑公可作石置安公道場使來者知
住山規矩當如是於是追跡行李摠其化緣起
滅如此而繫之以詞詞曰

三際十方心田一契威音以來諸佛所印其中
種子皆本來法東西相付唯證乃知證得祖契
如是而住為萬物主是故無諍若有造作無印
之契妄認界畔如空如海維此契心有無根樹

問其所在則伏冒佃由初不知自本自根懷藏
偽契筭其丘角一九非九謂傳密記目盲為幻
醫窮子眼披如來衣作大妄語見地不直與萬
物訟見境崢嶸故多諍論土牛耕石終不得稻
堂堂安公是大田主絕學無為終日修行出入
生死無作無造法住法位無有爭地布慈悲雲
雨一味法飛蝗蔽天赤旱千里而我境界萬物
有年鑿井耕田不荷帝力安公法爾一切亦爾
安公道場來者敬禮

智悟大師塔銘

聖壽禪院僧明教大師慧表寶月大師慧雲狀
其師懷謹行業始終來乞銘予聞謹游王公戚
里四十年委金帛如山未嘗留一錢褚中度門
人百八十有二禮其勤舊而教養其罷不能內
外無間言其趣操類賢士大夫是宜銘故叙而
銘之謹賈姓開封民家母劉氏方娠夢旛干出
青囊中占曰干出於囊萬夫之望兒不為家人
子去家而有光及謹生而骨相與閭里兒異九

歲依普明道者歸恭出家經梵禪律無所不學
落髮而左右普明於緣事盡心力不受一毫普
明沒即以謹知院事謹於經行輒作佛事皆赫
赫成就治平中普明所作僧伽浮圖壞謹力新
之至於躬土木之功未嘗過人之門聞者傾施
其半縣官佐之闕二歲而崇成繚以周廊複屋
十倍其初費萬萬計於是 詔廢印經院以經
板十六萬畀謹刻印賜之凡謹賜服號名及宅
錫予皆以行業聞不錄錄因人也僧夏五十有

九住持二十有八年如出一日生以大中祥符
辛亥九月丁酉沒以元豐乙丑十月戊寅而葬
以其十一月庚申其浮圖在祥符縣樊村之崇
臺云表有謀略處煩而知務雲佐謹夙有力謹
沒衆皆推院事莫敢承曰非表則雲而表與雲
又孫辟相先以是益知謹之賢銘曰

維智悟祥於天爲法器不家傳謝斯文以游方
維德機與事會勞而不伐立山其成之不仞其
有捆載而歸之以躬爲律杖履其信之孔欣孔

時乖寡者順之以彼易此士夫或吝之有似有
續我銘以洵之

非熊墓銘

非熊豫章黃氏仲熊其名非熊其字也先大夫
之幼子以至和歲乙未月乙酉日丙申時辛卯
生於臨菑先大夫以歲月日時參伍以歷象為
吉祥以為門戶所寄兒時黥黑脂肥甚可念先
大夫捐館舍於康州非熊方四歲為其幼孤太
夫人不忍以嚴治之故非熊知學最晚然性資

豪舉落筆成文不肯爲人下於儒生藝事無所
不學雖不造微要皆略能也家貧嫁四女弟以
故兄弟例婚晚伯氏元明賣大父時田爲非熊
取舒城趙氏婚禮成而非熊不說竟棄去由是
頗浮沉於酒中亦自恃其命曰我生日在申辰
在卯歲庚午天地合我終富貴得意婚大家於
是自強屏酒不游刻甚琢磨欲以恠竒鉤致祿
仕久之宗室汝州防禦使仲爰聞其家世欲以
女子之而非熊不幸病死矣得年三十有六有

銜不祛此日者誤之也嗚呼非能欲仕而不耦
難婚而無後孤先大夫之心予兄弟執其咎無
所歸怨維其不壽

叔父和叔墓碣

黃氏自婺州來者諱瞻以策干江南李氏不用
用為著作佐郎知分寧縣分寧吳楚地大牙相
入處也著作為縣使兩地民不得相侵陵水旱
相移食故湖南馬氏亦授以兵馬副使將楚兵
者二十年其後吳楚政益衰著作乃去官游湖

湘間久之念山川重深可以辟世無若分寧者
遂將家居焉而葬於白土著作生元吉豪傑士
也買田聚書長雄一縣始宅於脩溪之上而葬
於馬鞍山馬鞍君生中理贈光祿卿光祿始築
書館於櫻桃洞芝臺兩館游士來學者常數十
百人故諸子多以學問文章知名黃氏於斯為
盛而葬於雙井光祿生茂宗字昌裔昌裔高材
篤行爲書館游士之師子弟文學淵源皆出於
昌裔祥符中國學試進士以木鐸賦有司以王

交為第一而黜昌裔昌裔抱屈歸次尉氏遇翰林學士胥公偃見昌裔賦大驚與俱還以昌裔賦示考試官曰使舉子能為此賦何以處之皆曰王交不得為第一矣胥則以實告諸公相顧絕歎考校時實不見因懷賦上殿有詔特收試及試禮部參知政事趙公安仁翰林學士劉公筠擢昌裔在十人中授崇信軍節度判官已而流落不耦卒餘杭而葬於雲岩潭上崇信生育是為和叔和叔為兒童時一作童兒伯氏長善將諸兒出

敖天驟雨長善問諸兒曰在而雨落翁與媪相
撲此何等語和叔率爾對曰陰陽不諧耳長善
大喜因命策和叔馬先諸兒和叔博記覽爲文
辭立成性真率論事無所迴避稱獎子弟文行
如出於己嘗試於有司不利因不復出力田治
生守先人之業獨至今其平居田間亦未嘗廢
書雖不光顯能世家矣享年五十有一有文集
若干卷娶游氏子男四人曰公麟曰公虞曰公
驥皆爲進士曰仲愈早卒女二人適建昌錄事

參軍余宏進士夏萑和叔卒於熙寧二年八月
而葬以其十二月兆于脩口之原元祐八年十
二月諸子乃克礮石碣於墓上庭堅實泣叙始
終而爲碣係之以詩詩曰

家有藏書使人多聞先人之澤束手不温嗚呼
和叔白首方冊泉涌於筆不疚於吃萬金之產
一子傾之前無以局之後無以承之嗚呼和叔
司田以迹我邦我穡以燕孫息脩水瀹法源若
甕口達于江漢不閉其久嗚呼和叔松檟在壘

澤爾本根茂于子孫

蒲仲輿墓碣

府君諱遠猶字仲輿本河中寶鼎人在唐爲仕
家從僖宗幸蜀而失其官遂爲成都民故曾大
父勲大父裕父亮皆老于田府君少而能賦與
女弟幼芝俱有聲於劍南幼芝嫁成都張俞學
問文章與其夫抗行而府君亦登慶曆六年進
士第中州士大夫聞蒲君與女弟並時有文以
比前世班固馬融翁然稱慕之府君詞賦甚嚴

學詩易太玄皆從蜀之大儒講授有師法命竒
不耦爲綿竹尉移集州梓州司理繼丁內艱皆
不行服除久之不出益自刻苦於文學不以不
逢故懟而沉浮田里間也父老期以遠大後數
年乃勸之就調河南尉薦爲臨晉令移閩清令
病緩不能拜移疾去而沉舟於長風沙幾死旅
次齊安蘄春蓋二十餘年有田不能百石遂以
耄老亦可以知其寡求而易足也有文十帙藏
于家生於大中祥符之辛亥歲沒以元祐之壬

申年夫人張氏尚書駕部郎中和之之女前府
君三年卒葬蘄春南之瀆山下二男曰穆曰稷
二女嫁眉山陳綱河南王蒙身前一歲自爲石
誌曰人謂我不逢我豈不自知生不病寒餓年
踰八十亦乾坤中一幸民矣死則以茲石埋我
穆等旣奉治命以明年正月二十八日舉府君
之柩合於張夫人之丘又乞文於其友黃庭堅
碣於墓次俾來世勿翦其松柏焉

宋粹父墓碣

宋粹父歿後二十有四年其子澤乃克葬于葉
吾友陳祐純益實爲之銘澤與其黨謀曰先人
中明而表晦旣得陳先生銘諸幽又得吾舅氏
文碣於墓其可以無悔乃來乞文謹按宋氏管
城人有諱白者爲翰林學士承旨吏部尚書贈
太尉謚文安公者君之曾大父也以文章顯於
時其後儒學稍衰至君天資朴茂蚤失皇考虞
部君居喪治葬故有成人之風人曰文安其有
後乎安貧養母不治生業篤於詩書或顛倒冠

裳而性淡然於流俗而追古人與之游或見笑
於閭巷而長者稱之伯父光祿君欲仕以官君
不受而推其兄琬已而舉鄭州進士第一享年
三十一不及仕而卒夫人管城張氏生一男子
澤也張夫人與余皆戶部尚書李公擇之甥故
澤謂余舅也余少與龍城王達夫該海昏洪德
父民師李安詩攄及粹父游皆外兄弟也其人
皆有操行藝文於子有切磋之益今皆弃余而死矣
而余白首落蠻夷中衰棄不復能文喜澤之能持門

云為宋氏故與碣文君諱斑粹父字也其文曰
猗嗟宋子柔而不廢重而不伎不規其細不瘳
其義惟其閑閑是其栢栢閑閑可及也猶有皦
焉栢栢不可及也子不疚焉

徐長孺墓碣

徐長孺姑蘇孝友文學之士也幼少刻苦讀書
多見博聞不肯下首作當時進士語故數不利
於有司乃刻意作詩得張籍句法娶江南高士
劉渙凝之之女亦有賢行熙寧初與夫人歸寧

于南康不幸病卒于婦氏年四十矣有兒曰武
才數歲劉夫人念兒幼未可歸乃旅殯于南康
之僧舍後十五年武始能扶其柩歸于六合是
時君母彭城太君劉氏春秋高莫敢議窀穸事
崇寧二年彭城既合葬于金紫之塋劉夫人及
武乃亦葬君其縣之馬鞍山君諱彥伯長孺字
也父諱執中尚書屯田郎中以季子戶部侍郎
彥孚贈金紫光祿大夫金紫初室龍圖閣直學
士鄭公向之女繼室尚書職方郎中劉公立言

黃三
三
五
之女長孺鄭出也戶部劉出也使武能立長孺
門戶以葬祭者皆戶部之志也於是武以戶部
任為永州司法參軍武有二子曰望曰說孩童
而機敏劉夫人耆老康強乃謀曰汝先人不可
以不銘故使來乞銘而碣諸墓則叙而銘之謹
按徐氏初非姑蘇人唐末避亂去彭門而家于
揚州之六合者既數世矣而金紫遷姑蘇雖田
宅在姑蘇猶反葬于六合云銘曰
生故之艱不可忍言無祿無年有銜下泉其子

其孫尚迪有造刻詩墓門俾來有考

章明揚墓碣

章君庭字明揚分寧縣之石靚人石靚與余所
居雙井阻一溪余在雙井明揚略無三日不來
來則喞喞劇飲夜醉驅馬涉溪而歸未嘗見其
有憂色也余家有急難明揚未嘗不竭蹶而趨
事且笑且飲而事皆辦鄉有鬪者明揚必揚臂
於其間排難解紛使皆意滿謝不直而去余嘗
與鄉長者評其人似長安大俠高陽酒徒顧天

下安平談詭譎恠之士虛老田野亦無足恠也
元符之元夏六月明揚之子如堽以書走戎州
來告明揚死矣且曰將死謂如堽以余之死累
黃魯直余爲之出涕而爲文碣其墓其文曰

鄙夫苦反平地蹇巉明揚坦坦鄙夫嗟咨戚老
羞卑明揚熙熙鄙夫乾沒刮利次骨明揚安拙
鄙夫在堂校短量長明揚一觴醉不憤亂簡不
廢弛稽古不售教子雪恥四十蓋棺人謂之短
吾謂之長彼囂老至老人謂之壽吾謂之殤夫人

某氏羞其蘋藻如墟如麓尚克有造石觀之峨
松竹造天下宮其洄何千萬年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二十四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二十五

黃庭堅魯直

題跋

跋 仁宗皇帝賜王太尉手書

題太公丹書後

題白兆山詩後

跋七佛偈

跋虔州學記遺吳季成

題樂府木蘭詩後

題白崖詩後

跋自書所為香詩後

書和秋懷五詩後

題自書卷後

題東坡書道術後

跋東坡所作馬券

跋相鶴經

跋陷蕃王太尉家書

跋王荆公書陶隱居墓中文

書藥說遺族弟友諒

跋王荆公惠李伯牖錢帖

題牧護歌後

跋雙林心王銘

書問政先生誥後

跋張龍閣家問

跋秦氏所置法帖

辨菴字

跋亡弟嗣功列子冊

書贈宗室景通

書吳無至筆

書侍其瑛筆

書贈俞清老

書蠟磯

書韋許扇

書小宗香

題練光亭

書贈韓瓊秀才

書幽芳亭

書壺中九華山石

跋 仁宗皇帝賜王太尉手書

大同王侍中力戰陷沒為虜所生得遂富貴於
虜庭而能不忘藩邸舊恩掌兵寵數以忠信回
豺狼之心受金帛之惠休兵息民功賞不淺不
惟虜人稱道沙間王乃能盡忠於兩主當時士
大夫亦有微管之歎者臣恭惟 章聖皇帝以
天下為度責臣子之節不一而足錄其修睦之

義恩給其孫雲而仁宗皇帝以諸子幼小不問存沒不絕其祿賜所以能使君子盡心小人竭力者也惟二聖好生之心不殺之武至于今天下歸心宗廟之靈當福萬代不但卜年八百又過其曆而已元符三年十一月丁亥故史官臣黃庭堅謹記

題太公丹書後

丹書詞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

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

席四端銘

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遠視爾所代

几銘

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口生敬口口狀口

鑑銘

見爾前慮爾後

盤銘

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抹也

楹銘

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

杖銘

於乎危於忿震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

富貴

帶銘

火滅修容慎戒必共共則壽

履銘

慎之勞勞則富

觴豆銘

食自杖食自杖戒之驕驕則逃

戶銘

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
勤弗及而曰我枝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

黃二十三
五
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

牖銘

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劍銘

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弓銘

屈申之義廢之行無忘息過

矛銘

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

戒後世子孫

右太公所誦丹書之言故武王惕若恐懼書
以爲戒於所起居服用皆勒銘如是余從事
於俗甚漫意行不忌晚而待罪太史觀禮書
得此銘以鑒小人之影去道遠矣乃書於坐
之左右以爲息黥補劓之方晁子曰秦人之
炙亦吾嗜也書以遺我故書元祐五年正月
癸酉

題白兆山詩後

雲臥三十年好閑復愛仙蓬壺雖冥絕鸞鶴心
悠然歸來桃花巖得憩雲窓眠對嶺人共語飲
潭猿相連時昇翠微上邈若羅浮巔兩岑抱東
壑一嶂橫西天樹雜人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
換野色飛蘿搖春煙獨此林下意杳無區中緣
永辭霜臺客千載方來還

余聞士大夫嘗勸白北山僧重素即巖下作
桃花菴素云桃花菴不難作但恨無李白爾
今彥顧乃欲龔巖石刻李白詩并欲結草其

傍以待冠蓋之游者衆不可蓋安知遂無李
白邪爲我多謝素師今無白兆尚不廢椎鼓
升堂豈可臆計世無李白素若有語可并刻
之彥顧安陸李愷也元祐三年十二月己卯
黃庭堅書

跋七佛偈

予往時觀七佛偈於黃龍山中聞鐘聲見古人
常願手書千紙以勸道緣而世事匆匆此功未
辦蘇臺劉光國欣然請施石刻之傳本何啻千紙也

七佛所說偈蓋禪源也淺陋者爭驚於末流而不知歸故余數為叢林中書此偈荊州田鈞子平閭是說請余書而劄諸石將以考諸禪濫觴矣孫氏時有僧道裕誦出此七佛偈而集大藏者錄為疑彼蓋不知當時不具翻譯人此乃最上乘入理之極談非能言之流也

跋虔州學記遺吳季成

眉山吳季成有子資質甚茂季成欲其速成於士大夫之列也夙夜督其不至小小過差則以

鞭撻隨之余謂季成教子之意則是所以成就其子則非也吾聞古人胥保惠胥教誨然後可以成就人材未聞以鞭撻也況父子之間哉故手抄王荆公虔州學記遺之使吳君父子相與講明學問之本而求名師畏友以成就之使季成能慈其子能孝則家道肥不疾而速矣

題樂府木蘭詩後

唐朝方節度使韋元甫得於民間劉原父往時於祕書省中錄得元豐乙丑五月戊申會食於

趙正夫平原監郡西齋觀古書帖甚富愛此紙
得澄心堂法與者三人石輔之柳仲遠庭堅

題白崖詩後

余曩作葉縣尉葉城南三百步省禪師道場也
蓋白崖老人去家得道於此嘗得白崖歌頌百
餘篇及葉城民家多見書札欽愛其道風高秀
也元祐元年三月壬申同劉晦叔宋僊民伯氏
元明觀於淨因臻道人所黃庭堅題

跋自書所為香詩後

賈天錫宣事作意和香清麗閑遠自然有富貴
氣覺諸人家和香殊寒乞天錫屢惠此香惟要
作詩因以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作十小詩
贈之猶恨詩語未工未稱此香爾然余甚寶此
香未嘗妄以與人城西張仲謀爲我作寒計惠
送騏驥院馬通薪二百因以香二十餅報之或
笑曰不與公詩爲地耶應之曰詩或能爲人作
崇豈若馬通薪使冰雪之辰鈴下馬走皆有挾
纊之温邪學詩三十年今乃大覺然見事亦太

晚也

書和秋懷五詩後

或笑余詩論公素不實曰公素能擊強則請聞
命至於使民作鄒魯則吾不知也余告之曰公
素之擊強亦以其害善良奪長吏之柄邪將不
問早白姑以其強擊之耶曰亦擊有罪耳然則
子以今之偷一切以規自免萬事決於老吏之
口者爲能使民作鄒魯邪夫割者歲更刀折者
月更刀至於不見全牛者十九年而刀刃若新

發於研公素困頓於衆言之風波既白首矣必
知藏器自愛彼節者有間安用斫大觚以求折
缺哉

題自書卷後

崇寧三年十一月余謫處宜州半歲矣官司謂
余不當居關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子
城南子所僦舍喧寂齋雖上雨傍風無有蓋障
市聲喧憤人以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耕
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

邪既設臥榻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枳相直
為資深書此卷實用三錢買鷄毛筆書

題東坡書道術後

東坡平生好道術聞輒行之但不能久又棄去
談道之篇傳世欲數百千字皆能書其入所欲
言文章皆雄奇卓越非人間語嘗有海上道人
評東坡真蓬萊瀛洲方丈謫仙人也流俗方以
造次顛沛秋毫得失欲軒輊困頓之亦踈矣哉

跋東坡所作馬券

翰林蘇子瞻所得天廐馬其所從來甚寵加以
妙墨作券此馬價應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繼將
不能有此馬御以如富貴之家輒曰非良馬也
故不售夫天廐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
爾豈可求賜馬盡良也或又責方叔受翰林公
之惠當乘之往來田間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
識蚌痛者從傍論砥疽爾甚窮亦難忍哉使有
義士能捐二十萬并券與馬取之不惟解方叔
之倒懸亦足以豪矣衆不可蓋遇人中磊磊者

試以予書示之

跋相鶴經

王充道得相鶴經飄飄然有乘風御氣於天地
間之意顧所畜鶴皆如出凡鳥不可鞭策夢想
芝田赤城未得問塗耳余聞充道之兄道淵治
生得陶朱公猗頓之方頗游心於相牛經殊不
虛用其智略以三十年觀之未知道淵充道孰
得孰失然今日充道臥白雲享天爵已蒙道淵
之力多矣

跋陷蕃王太尉家書

物固不一能士固不一節
鄙寄賣友而存君親
君子以為可況王公不殺身又易其姓而使此
虜息其豺狼無厭之心以從中國之信義賢於
李陵遠矣

跋王荆公書陶隱居墓中文

熙寧中金陵丹陽之間有盜發冢得隱起輒於
冢中識者買得之讀其書蓋山中宰相陶隱居
墓也其文尤高妙王荆公常誦之因書於金陵

天慶觀齋房壁間黃冠遂以入石子常欲墓刻
於棘道有李祥者聞之欣然礮石來請斯文既
高妙而王荆公書癩竒古似晉宋間人筆墨此
固多聞廣見者之所欲得也李君字聖祺棘道
人喜炎黃岐雷之書嗜好酸鹹與世殊絕常從
軍得守國子四門助教歸而杜門家有山水竒
觀教諸子讀書而宴居自從其所好不喜俗人
一再見輒罵絕之此孟子所謂有所不爲者也

書藥說遺族弟友諒

老夫往在江南貧甚有於日中而空甑無米炊
時嘗念貧士不能相活富子不足與語唯作藥
肆不飢寒之術也然市中人治藥以丁代丙以
乙當甲甚貴則闕不用其治病十不能愈三四
積其欺誣子孫凍餒者多矣今余欲作藥肆但
取人間急難之疾二十許方擇三四信行藥童
一用聖賢方論時節州土無不用其物宜炮灸
生熟無不盡其材性但取四分之息百錢可以
起一人之疾如此則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

謀之熟矣會子登進士第遂不得為之子老在
我州有江南袁彬質夫過我道鄉里事以為笑
因自言欲作藥肆以濟人為功以娛老為業欣
然會子宿心故為道所以盡心於和藥而刻意
於救人之說誠用余說不多取贏則濟人博不
欺其劑則治疾良它日陰功隱德當築高門以
過子孫之車馬余在荊州訪族伯父晦甫侍御
之家見族弟友諒友正亦貧賣藥皆合余說故
書遺之

跋王荆公惠李伯牖錢帖

此帖是唐輔文初捐館時也荆公不甚知人疾
痛苛瘼於伯牖有此賻卹非常之賜也及伯牖
以疾棄官歸金陵又借官屋居之間問其飢寒
以釋氏論之似是宿債也

題牧護歌後

鄉嘗問南方衲子云牧護歌是何等語皆不能
說後見劉夢得作夔州刺史時樂府有牧護歌
似是賽神曲亦不可解及在黔中聞賽神者夜

歌乃云聽說儂家牧護未云莫酒燒錢歸去雖
長短不同要皆自叙致五七十語乃知蘇俊嘉
州人故作此歌學巴人曲猶石頭學魏伯陽作
參同契也

跋雙林心王銘

費畔召

云云至終章

佛盼召

云云至終章

學士夫夫每於此處

唯以歸潔其身君子不器解其章句其心未嘗
不快快也良由未嘗學明已事不識心耳若解
雙林此篇則以讀論語如啖炙自知味矣不識

心而云解論語章句吾不信也後世雖有作者
不易吾言矣

書問政先生誥後

故淮浙宣歙管内道門威儀逍遙大師問政先
生新安聶師道宗微少則事道士于方外發迹
遊名山數見異人楊行密開府於揚州宗微實
輔佐之蓋為國師三十年楊氏之末解化而去
弟子葬之舉棺唯衣履存焉此贈告楊溥私號
順義七年也方外之兄德誨為新安太守乃於

郡之東山築屋以居方外號爲問政山房問政
之名或得於此誥中大丞相守太師中書今東
海王臣溫徐溫也特進守侍郎尋陽公臣知誥
李昇也問政先生故翰林學士冠鄉之五世祖也

跋張龍閣家問

治平中廣帥龍圖直閣張公公載威名盛於南
海父老追數比之古人常恨不知其所以爲廣
州者今見張公之孫出其家書然後知公特以
不貪而蠶獠信服風行草偃耳昔張奐爲安定

屬部誓諸羗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
不以入懷於是威名出八都尉上羗豪不復起
蓋羗夷性貪吏清則以為不可犯而使貪者臨
之故蕃夷數叛耳今但多得如張公十數輩守
邊則冒功賞者心死矣何畏蠻獠之侵軼哉仁
壽郡夫人蓋公載之女弟馬軍王凱勝之妻也

跋秦氏所置法帖

巴蜀自古多奇士學問文章德慧權略落落可
稱道者兩漢以來蓋多而獨不聞解書至於諸

葛孔明拔用全蜀之士略無遺材亦不聞以善
書名世者此時方右武人不得雍容筆研亦無
足恠唐承晉宋之俗君臣相與論書以爲能事
比前世爲甚盛亦不聞蜀人有善書者何哉東
坡居士出於眉山震輝中州蔚爲翰墨之冠於
是兩川稍稍能書然其風流不被於巴東黔安
又斗絕入蠻夷中頗有以武功顯著天下一統
蓋百餘年而文士終不競黔人秦子明魁梧喜
攻伐其自許不肯出趙國珍下不可謂黔中無

竒士也子明常以里中兒不能書為病其將兵
於長沙也買石摹刻長沙僧寶月古法帖十卷
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將以驚動
里中子弟耳目它日有以書顯者蓋自我發之
予觀子明欲變里中之俗其意甚美書字蓋其
小小者耳它日當買國子監書使子弟之學務
實求是置大經論使桑門道人皆知經禪則風
俗以道術為根源其波瀾枝葉乃有所依而建
立古之能書者多矣磨滅不可勝紀其傳者必

有大過於人者耳子明名世章今為左藏庫副
使東南第八將紹聖院者子明以軍功得請於
朝為陣亡戰士追福所作佛祠也刻石者潭人
湯正日父子皆善摹刻得於手而應於心近古
人用筆意云

辨菴字

今俗書庵字既於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從
广三國志焦光傳云居蝸牛廬中意是今菴也
後漢皇甫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中兵會軍大

疫死者十三四親入菴廬巡視三軍感悅即用
此菴字爲有據依

跋亡弟嗣功列子冊

列子書時有合於釋氏至於深禪妙句使人讀
之三歎蓋普通中事不自葱嶺傳來信矣亡弟
嗣功讀此書至於潰敗猶緝而讀之其苦學好
古後生中殆未之見也紹聖中余自繕治而藏
之少年輩竊取玩之又毀裂幾不可挾唐坦之
復爲輯之智興上人喜異聞故以遺之

書贈宗室景道

余與宗室越宮有葭莩故曩時與宣州院公壽
景珍嘗共文酒之樂此時景道已能著帽在傍
今日相見景道頎然立於朝班予則將老矣每
懷公壽景珍則見宣州子弟而慨然景道乞余
小字學書余書不足學也此紙卷是余溫故之
餘忠信孝友之說景道喜觀字畫乎則亦尋繹
此文於行已保家奉公報國有會心處將力行
之尚不負余懷公壽景珍之心

書吳無至筆

有吳無至者豪士晏叔原之酒客二十年時余
屢嘗與之飲飲間喜言士大夫能否似酒俠也
今乃持筆刀行賣筆於市問其居乃在晏丞相
園東作無心散卓小大皆可人意然學書人喜
用宣城諸葛筆著臂就案倚筆成字故吳君筆
亦少喜之者使學書人試提筆去紙數寸書當
左右如意所欲肥瘠曲直皆無憾然則諸葛筆
敗矣許雲封說笛竹陰陽不備遇知音必破若

解此處當知吳葛之能否元祐四年四月六日
門下後省食罷胷中幅幅須煮茶試晁以道所
作充煤吳君散卓遂記此紙

書侍其瑛筆

南陽張又祖喜用郎竒棗心散卓能作瘦勁字
它人所繫筆多不可意今侍其瑛秀才以紫毫
作棗心筆含墨圓健恐又祖不得獨貴郎竒而
捨侍其也筆無心而可書小楷此亦難工要是
心得妙處耳

宣城諸葛高三副筆鋒雖盡而心故圓此為有
輪扁斲輪之妙弋陽李展雞距書蠅頭萬字而
不頓如庖丁發矧之刃其餘雖得名於數州有
工輒有拙也今都下筆師如蝟毛作無心棗核
筆可作細書宛轉左右無倒毫破其鋒可告以
諸葛高李展者侍其瑛也瑛有思致尚能進於
今日也

書贈俞清老

清老金華俞子中也三十年前與余共學於淮

南元豐甲子相見於廣陵自云荆公欲使之脫
逢掖著僧伽黎奉香火於半山宅寺所謂報寧
禪院者也予之僧名曰紫琳字清老清老無妻
子之累去作半山道人不廢入俗談諧優游以
卒歲似不爲難事然生龜脫筒亦難堪忍後數
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因戲和清老詩云索索葉自
雨月寒遙夜闌馬嘶車鐸鳴群動不遑安有人
夢超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政爾良獨難
子瞻屢哦此詩以爲妙也元祐四年十一月十

一日歸自門下省書於酺池寺南退聽堂下
人生歲衣十匹日飯兩杯而終歲蕭然疲役此
何理邪男女昏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
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
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者正爲百草憂春
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
歎邪

米黻元章在揚州游戲翰墨聲名籍甚其冠帶
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語默略以意行人往往

謂之狂生然觀其詩句合處殊不狂斯人蓋既不偶於俗遂故爲此無町畦之行以驚俗爾清老到揚計元章必相好然要當以不鞭其後者相琢磨不當見元章之吹竽又建鼓而從之也

余童子時就學於淮南與金華俞清老同研席嘗作七言長韻贈清老小兒無繩墨放蕩之言然清老至今班班能誦之邇來相見各白髮矣余又以病屏酒不舉肉多年清老相過特蔬飯茗飲道舊終日爾清老性耿介不能容俗人間

輒使酒媢罵以是俗子多謗譏清老自若也以
故善人君子終愛之清老淹留京師不偶將復
岸巾風月於江湖之上於其將行也乞言余曰
陶淵明云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夫真處蓋
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清老老於言語之
風波智必及此行矣自愛

書蟻磯

蟻似蛇四足能害人賈生所謂佞蟻懶以隱處
者也今蟻磯有老蟻寺僧能得其嗜欲客宿者

輒為蟻所啗

書韋許扇

自重者能下人以求道處靜者不攘臂而勝躁
深道者常晚成遠施者常厚報以能問於不能
人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

書小宗香

南陽宗少文嘉遯江湖之間援琴作金石弄遠
山皆與之同聲其文獻足以配古人孫茂深亦
有祖風當時貴人欲與之游不得乃使陸探微

畫像掛壁觀之間茂深喜閉閣焚香作此香饋之
時謂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小宗香云

題練光亭

練光亭極是登臨勝處然高寒不可以處若於
亭北穿土石作一幽房置茶鑪設明窻瓦墩筆
研殊勝不爾勝師方丈北挾有屋兩楹其一開
軒其一欲作虛窻奧室余為名軒曰物外主人
喜作詩也名室曰凝香密而清明於事稱也

書贈韓瓊秀才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
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
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
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
憂樂一考之於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
矣讀史之法考當世之盛衰與君臣之離合在
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在野之士觀其奉身
之大義以其日力之餘玩其華藻以此心術作
爲文章無不如意何況翰墨與世俗之事哉

書幽芳亭

士之才德蓋一國則曰國士女之色蓋一國則
曰國色蘭之香蓋一國則曰國香自古人知貴
蘭不待楚之逐日而後貴之也蘭蓋甚似乎君
子生於深山叢薄之中不爲無人而不芳雪霜
凌厲而見殺來歲不改其性也是所謂避世無
悶不見是而無悶者也蘭雖含香體潔平居蕭
艾不殊清風過之其香靄然在室滿室在堂滿
堂是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

同世罕能別之予放浪江湖之日久乃盡知其
族姓蓋蘭似君子蕙似士大槩山林中十蕙而
一蘭也楚辭曰子旣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
畝以是知不獨今楚人賤蕙而貴蘭久矣蘭蕙
叢生初不殊也至其發華一榦一華而香有餘
者蘭一榦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蕙雖不若蘭
其視椒檜則遠矣世論以爲國香矣乃曰當門
不得不鋤山林之士所以往而不返者耶

書壺中九華山石

湖口民李正臣得竒石九峯相倚蘇子瞻戲名
曰壺中九華又有老巫鄒生以三竒石隨高下
體著成屏風三疊余戲名曰肘後屏風壘是日湖
中石百恠並出當以此兩石爲祖云二石色紺
青嵌孔貫穿擊之鏗鏗靜而視之嶽峯雲雨之
上諸峯隱見忽然疑於九十猶五老峯之疑於
五六也揭而示俗以求賞音吾見其支醬甌於
牆角也世有出塵之因然後此石爲蕭灑緣爾
邇者家江太守費數十萬錢自嶺南負載三石

北歸妻子不免寒餓未知與此孰賢也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二十五

開化圖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二十六

黃庭堅魯直

題跋

書陶淵明責子詩後

題李白詩草後

跋書柳子厚詩

跋劉夢得淮陰行

跋劉夢得竹枝歌

跋劉夢得三閣辭

書徐會稽禹廟詩後

跋子瞻醉翁操

跋子瞻木山詩

跋子瞻送二姪歸眉詩

跋東坡樂府

書王元之竹樓記後

書筠州學記後

題韓忠獻詩杜正獻草書

跋雷太簡梅聖俞詩

書劉景文詩後

書歐陽子傳後

書所作官題詩後

跋招清公詩

題古樂府後

題意可詩後

書林和靜詩

書王知載胸山雜詠後

題所書詩卷後與徐師川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書邢居實文卷

跋所寫荅小邢止字韻詩并和晁張

八詩與徐師川

跋王慎中胡笳集句

跋歐陽元老詩

跋高子勉詩

題王觀復所作文後

跋胡少汲與劉邦直詩

書洞山价禪師新豐吟後

跋王介甫帖

書王荆公贈俞秀老詩後

書玄真子漁父贈俞秀老

跋贈俞清老詩

跋俞秀老清老詩頌

跋二蘇送梁子熙聯句

書秦觀詩卷後

書陳亞之詩後

書鮮洪範長江詩後

跋元聖庚清水巖記

題王子飛所編文後

書陶淵明責子詩後

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戲謔可觀也
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
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題李白詩草後

余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

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槩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
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政不當如此余以爲知言
及觀其藁書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然白在
開元至德間不以能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
人蓋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歟

跋書柳子厚詩

子友生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超
俗但未能從容中玉珮之音左準繩右規矩爾
意者讀書未破萬卷觀古人之文章未能盡得

其規摹及所摠覽籠絡但知玩其山龍黼黻成章耶故手書柳子厚詩數篇遺之欲知子厚如此學陶淵明乃為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去效陶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跋劉夢得淮陰行

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穩切白樂天元微之為之皆不入此律也唯無耐脫萊時不可解當待博物洽聞者說也

後見古本
作挑萊時

跋劉夢得竹枝歌

劉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
步道風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
夔州歌所謂同工而異曲也昔東坡嘗聞余詠
第一篇歎曰此奔軼絕塵不可追也

跋劉夢得三閣辭

此四章可以配黍離之詩有國存亡之鑑也大
槩劉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詩優於它文耳
書徐會稽禹廟詩後

越州應天釋希圓姑蘇人避地甬東所居小房

即琅耶山頂也山下有井井有鰻鱧魚水有盈
縮與江潮相應甚多靈怪按爾雅山有穴為岫
今季海詩云孤岫龜形在乃不成語蓋謝玄暉
玄窓中列遠岫已誤用此字季海亦承誤耳按
楚詞云收恢台之孟夏恢大也台即胎也言夏
氣大而育物也今言高閣無恢矣直言無暑氣
耳似不合古語爾雅云夏為長羸長羸即恢台也
若言高閣無長羸可乎能奴登切獸名熊屬足
似麀鹿絕有力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能能不

來切三足鼈也今於來字韻中用法士多壞能
乃是僧似鼈耳然魏晉人作詩多如此借韻至
李杜韓退之無復此病耳壯大壯之壯牝牝
之牡規模稱牡哉必壯字誤書爾魏晉人用字
亦多如此蓋取字勢易工不復問字之根源如
古人書橋橋直直皆不成字

跋子瞻醉翁操

人謂東坡作此文因難以見巧故極功余則以
為不然彼其老於文章故落筆皆超軼絕塵耳

跋子瞻木山詩

往嘗觀明允木假山記以爲文章氣旨似莊周
韓非恨不得趨拜其履烏間請問作文關紐及
元祐中乃拜子瞻於都下寔聞所未聞也今其
人萬里在海外對此詩爲廢卷竟日

跋子瞻送二姪歸眉詩

觀東坡二丈詩想見風骨巉巖而接人仁氣粹
溫也觀黃門詩頎然峻整獨立不倚在人眼前
元祐中每同朝班余嘗目之爲成都兩石筍也

跋東坡樂府

鉞月挂踈桐漏斷人初定時見幽人獨往來縹
緲驚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
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東坡道人在黃州時作語意高妙似非喫煙
火食人語非曾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
俗氣孰能至此

書王元之竹樓記後

或傳王荊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

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以謂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文之工拙蓋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荆公之言不疑也

書筠州學記後

中書曾舍人作高安學記極道學之所由廢興論士大夫之師友淵源常出於一世豪傑之士至於長育人材而成就之則在當塗之君子其

言有開塞一可以爲法戒而所託書畫不工學者因不能玩思於斯文後二十有七年柳侯爲州政優民和乃龔故刻而謀書於予予告之以舍弟乘雅善小篆通六書之意下筆皆有依據可與斯文並傳柳侯則以書謁乘於紫陽而刻之初有獻疑者曰今士大夫不知古文十室而九夫篆固面牆之書耳又安能發揮曾子之文章耶柳侯曰曾子之文章豈希價於咸陽而椎鋒於稷下者哉三代之鼎彝其字書皆妙蓋勒

之金石垂世傳後自必託於能者吾為學古鉤
深者謀不為單見淺聞者病也子觀柳侯可謂
好古不流俗者矣柳侯名平武陵人字子儀於
是為左朝請郎

題韓忠獻詩杜正獻草書

杜子美一生窮餓作詩數千篇與日月爭光永
州僧懷素學草書坐臥想成筆畫三十年無完
衣被乃得自名一家死者不可作今觀尚書令
韓忠獻公詩太師杜正獻公作草安用忍如許

窮餓

跋雷太簡梅聖俞詩

余聞雷太簡才氣高邁觀此詩信如所聞也梅聖俞與余婦家有連嘗悉見其平生詩如此篇是得意處其用字穩實句法刻厲而有和氣它人無此功也

書劉景文詩後

劉景文樞密副使盛文肅公之壻於先妣安康郡君尚為文人行然景文不以尊屬臨我以翰

墨文章見謂親友余嘗評景文胸中有萬卷書
筆下無一點俗氣往歲東坡先生守餘杭而景
文以文思副使為東南第三將東坡嘗云老來
可與晤語者凋落殆盡唯景文可慰目前耳身
後圖書漂散余亦須髮盡白今對此詩令人氣塞

書歐陽子傳後

高安劉義仲壯與序列歐陽文忠公之文章論
次荀卿揚子雲之後又考其行事為歐陽子列
傳余三讀其書而告之曰昔壯與之先君子道

原明習史事撰十國紀年自成一家今壯輿富
於春秋筆端已有史氏風氣它日當以不朽之
事相傳也昔司馬談之子遷劉向之子歆班彪
之子固王銓之子隱姚察之子簡李大師之子
延壽劉知幾之子餗皆以繼世功在汗簡而舊
史筆法之美劉氏再顯今使壯輿能盡心於春
秋之舊章以考百世之典籍斧藻先君子之凡
例著是去非則十國之事雖淺筆法所寄自當
與日月爭光壯輿尚勉之之楚而南轅道雖悠

遠要必至焉

書所作官題詩後

元祐三年閏月十七日少章携此澄心堂紙問
余疾於城西余方病瘍意慮無聊為寫比來戲
效諸生作數詩余為兒時見進士劉韶用烏田
紙寫賦嘗竊笑以為用隋侯之珠彈雀使韶今
在豈免一笑耶

跋招清公詩

草堂鄭交處士隱處也小塘芙蓉渠盛開使雞伏

鴛鴦勿與人馴狎不驚畏老禪延恩長老法安
師懷道遯世雖與慧林本法雲秀同師頗以討
飯養千百閑漢為笑也清公少時蓋依之數年
嘗教誨道俗云萬事隨緣是安樂法清公云如
安禪師心無簡擇可愛可欽舟中晴暖閑弄筆
墨為太和釋智輿書

題古樂府後

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
但以抑怨之音和為數疊惜其聲今不傳余自

荆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前二疊
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
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
鬼門關外莫惆悵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
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

題意可詩後

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
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
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

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書林和靜詩

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靜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靜別有詠梅一

聯云雲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
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緣弃此而賞彼文章大槩
亦如女色好惡止繫於人

書王知載胸山雜詠後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
怒鄰罵坐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
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竝世而不聞情
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曾次釋然
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

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訕謗侵陵引頸以承
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爲詩
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故世相後或千
歲地相去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所居所
養如旦莫與之期鄰里與之游也營丘王知載
仕官在予前予在江湖浮沈而知載已沒於河
外不及相識也而得其人於其詩仕不遇而不
怒人不知而獨樂博物多聞之君子有文正公
家風者邪惜乎不幸短命不得發於事業使予

言信於流俗也雖然不期於流俗此所以爲君子者耶元符元年八月乙巳戎州寓舍退聽堂書江西黃庭堅責授涪州別駕戎州安置年五十四

題所書詩卷後與徐師川

徐師川往時寄紙數軸求予書公私多故未能作報前日洪龜父携師川上藍莊詩來詞氣甚壯筆力絕不類年少書生意其行已讀書皆當老成解事熟讀數過爲之喜而不寐小舟邀兀

又箱篋中尋紙不得輒書龜父此紙奉師川老
舅年衰才劣不足學師川有意日新之功當於
古人中求之耳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陽夏謝師復景回年未二十文章絕不類少年
書生語余嘗序其遺藁云方行萬里出門而車
軸折可爲賞涕今觀邢惇夫詩賦筆墨山立自
爲一家甚似吾師復也日者閱國馬問諸圉人
曰千里駒往往不及奉輿斃於阜樞驚蹇十百

為群未嘗求國醫也聞之喟然曰吾博夫亦足以不朽矣

書邢居實文卷

余觀學記論君子之學有本末等衰人雖不能自期壽百歲然必不躡等如水行川盈科而後進耳小學之事雖若糜費日月要須躬行必曉所以致大學之精微耳吾博夫才性高妙超出後生千百輩然好大略小初日便為塗遠之計則似可恨後生可畏當欣慕其才而鑒其失也

跋所寫荅小邢止字韻詩并和晁
張八詩與徐師川

邢居實字惇夫才器甚過人未嘗友不如己者
治經行己未嘗一日不用其心使之成就可畏
也因隨州寄詩來詩律極進故和荅之如此後
八詩頗得意者故漫錄往或詣潘洪諸友讀之
往時曾寫二十許篇與魏道輔和荅詩贈德延
不審嘗見之否或不曾見續當錄去

跋王愼中胡笳集句

湓城王寅愼中擬半山老人集句胡笳十八拍
其會合宛轉道文姬中心事甚妙愼中文士孝
友清修年三十八未嘗知女色葷羶不入口一
粥一飯三十年奉身如山中頭陀初無玷缺山
中人初不接世事故其行易持觀愼中詩語所
道閨闈中意不應是鐵人石心然能自護持如
此所以為難

跋歐陽元老詩

此詩入陶淵明格律頗雍容使高子勉追之或

未能然子勉作唐律五言數十韻用事穩貼置
字有力元老亦未能也

跋高子勉詩

高子勉作詩以杜子美為標準用一事如軍中
之令置一字如關門之鍵而充之以博學行之
以溫恭天下士也

題王觀復所作文後

王觀復作書語似沈存中它日或當類其文然
存中博極群書至於左氏春秋傳班固漢書取

之左右逢其原真篤學之士也觀復下筆不凡
但恐讀書少耳如梓州生陳子昂之文章趙蕤
之術智皆所謂人傑地靈也何必城南有錦屏
山哉余意錦屏山但能生富貴人耳

跋胡少汲與劉邦直詩

夢魂南北昧平生邂逅相逢意已傾楚國山川
千疊遠隋堤煙雨一帆輕我無健筆翻三峽君
有長才肅五兵同是行人更分首不堪風樹作

離聲

丁丑年
十月

用

a

胡少汲後生中豪士也讀書作文殊不塵埃
使之不倦雖競爽者未易追也同是行人更
分首佳句也邂逅相逢意已傾已道了劉三
十一矣

書洞山价禪師新豐吟後

余舊不喜曹洞言句常懷涇渭不同流之意今
日偶味此文皆吾家日用事乃知此老人作百
衲被歲久天寒方知用處浮山注解雖為報大
陽十載之恩又似孤負新豐老人耳文會上座

乞書此篇欲刻諸石與同味者傳之因書老夫
於此興復不淺

跋王介甫帖

余嘗評東坡文字言語歷劫贊揚有不能盡所
謂竭世樞機似一滴投于巨壑者也而此帖論
劉敞侍讀晚年文字非東坡所及螂蛆甘帶鴟
鴉嗜鼠端不虛語

書王荆公贈俞秀老詩後

秀老蓋金華俞紫芝道意淳熟然建隆昭慶道

人謂秀老百事過人病在好說俗禪秀老以爲
知言也秀老作唱道歌十篇欲把手牽一切人
同入涅槃場雖未見策名釋迦之室然林下水
邊幽人衲子往往歌之以遺意於萬物之表厭
而飲之使自趨之功亦過半矣來者未知秀老
觀荆公所贈六詩可知其人品高下也初僧仁
擇刻六詩於揚州禪智寺上真覺堂而秀老弟紫
琳清老又欲刻之東陽涵碧亭嘉其伯仲清尚
故書

書友真子漁父贈俞秀老

金華俞秀老物外人也嘗作唱道歌十章極言
萬事如浮雲世間膏火煎熬可厭語意高勝荆
公樂之每使人歌秀老又有與荆公往反遊戲
歌曲皆可傳長干白下舟人蘆子或能記憶也
此漁父計秀老必喜之輒因清老遠寄幸可同作

跋贈俞清老詩

俞清老舊與庭堅同學才性警敏無所不能喜
事而多聞白頭不倦談諧戲弄則似優孟東方

朔之為人然資亦不急少不當其意使酒呵罵
又似灌夫蓋寬饒以是忿愠欲祝髮著浮圖人
衣曰免與俗子浮沉予曰公能少自寬俗子安
能為輕重去而與祝髮者游其中雖有道人亦
如沅江九肋鼈爾與俗子為伍方自此始清老
蓋疑之至今云

跋俞秀老清老詩頌

秀老清老皆江湖扁舟不能受流俗人拘已束
縛者也往者金陵見與荆公往來詩頌言皆入

微道人喜傳之清老往與余共學於漣水其傲
睨萬物滑稽以玩世白首不衰荆公之門蓋晚
多佳士云

跋二蘇送梁子熙聯句

大榮大辱能生死人等二物不竝以撓厥真子美
之子病悶腸如車輪穿勞憂到母餓寒著身子美
世俗鹵莽輒置莫親擊文殺光艷伏不得伸子美
悽吟哀號酸入四鄰擊夜計破午若燕作秦子美
腹憤軋軋曾竒陳陳擊淮國晚嶺吳渠春津子美

去謝夙蘊歸逢故辛子美雌火在丑刮鑿遜屯叔
駕風鞭霆以脫凡鱗子美

景祐元年仲春子美於蜀綾紙上楷寫字極
端勁可愛叔才蓋才翁舊字此篇不見於家
集略計雄文妙墨流落人間者必千數百紙
二蘇文章豪健痛快如此潘陸不足吞也

書秦觀詩卷後

少章別來踰年文字疊疊日新不惟助秦氏父
兄驩喜子與晁張諸友亦喜交游間當復得一

國士然力行所聞是此物之根本冀少章深根
固蒂令此枝葉暢茂也

書陳亞之詩後

岷山之發江僅若甕口淮出桐柏力能泛觴卒
之成川注海以其所從來遠也學問文章震耀
一世考其祖曾發源必有自陳氏昆仲多賢是
中將有名世者觀吏部公之詩可謂源清矣

書鮮洪範長江詩後

余昔聞蜀人有魯三江者號稱能詩士大夫多

宗之今觀閩州鮮長江詩不甚愧之也雖切磋
琢磨之功少而渾厚之氣幾度其前矣昔方士
表天綱見閩州錦屏山題其石曰此山磨滅英
靈乃絕然子在中朝唯聞陳文忠公家世出才
士嘗疑山水之秀豈獨鍾於陳氏耶其沈淪草
萊困頓州縣抱才器而與麋鹿共盡者可勝道
哉今觀鮮長江之才所謂困頓州縣者也使之
學不盡其才名不聞於世亦其鄉之先達士大
夫之罪也蓋道不明於天下則士不知擇術道

不行於天下則民之毀譽不公豈獨士大夫之
罪哉其所從來遠矣鮮氏唯以閬中為族姓其
散漫於兩蜀者皆以閬中為祖余試問鮮氏所
自出皆不能自言或云出於鮮于後去于而為
鮮以余考之非是蜀李壽時司徒鮮明用事專
廢立其鮮氏之祖歟

跋元聖庚清水巖記

彼險而我易則傳說熙然於版築之間無駑馬世
不顧之譏彼易而我險則虞芮二子釋然於岐

山之下得遷善不爭之美由是觀之險易之實
在人心不在山川夫竒與常相倚也險與易相
乘也古之人正心誠意而游於萬物之表故六
經我之陳迹也山林冠冕吾又何擇焉因聖庚
論好竒履險故發予之狂言

題王子飛所編文後

建中靖國元年冬觀此書於沙市舟中鄙文不
足傳世旣多傳者因欲取所作詩文爲內篇其
不合周孔者爲外篇然未暇也它日合平生雜

草蒐獮去半而別為二篇乃能終此意云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二十六

開化圖書館

Kait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Inches



豫章黃先生文集

七

Wang Library
Wang Library
Wang Library

開化圖書

Washua library



Inches

1 2 3 4 5 6 7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